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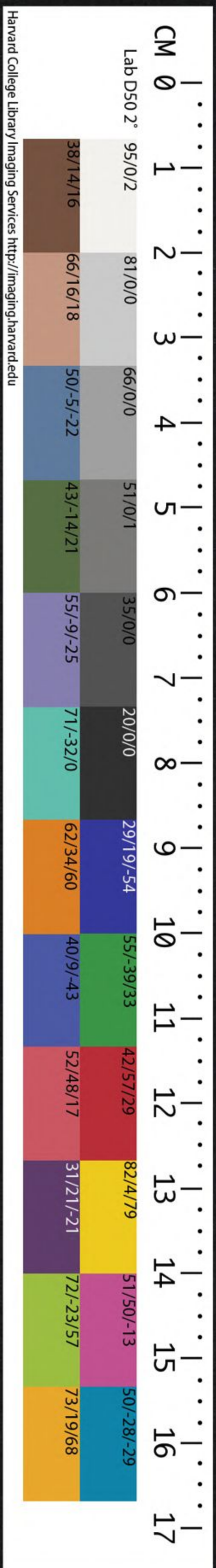
T693/4208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11

丙午年查過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文公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項王九年 靈三 昭十五 成十七 莊二十一 桓十八

康三 昭二 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非禮也 左傳毛伯衛來

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 當

喪未君也 踰年矣 何以謂之未君 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

未稱王 何以知其即位 以諸侯之踰年即位 亦知天子

之踰年即位也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 亦知諸侯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也 踰年稱公矣 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

稱子 緣民臣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 緣終始之義 一年不

稱子 不可曠年無君 緣孝子之心 則三年不忍當也 毛

伯來求金 何以書 譏何 譏爾王者 無求 求金非禮也 然

則求金者 與曰非也 非王者 則曷為謂之王者 王者無

求 曰是王者 與曰非也 非王者 則曷為謂之王者 王者無

求 曰是王者 與曰非也 非王者 則曷為謂之王者 王者無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杜氏曰雖踰年而未

葬故不稱王使汪氏曰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同求金固非當求而魯不供職貢罪亦見矣高

氏曰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家宰秉國之均豈可次用度之闕

而求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周踰年

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劉氏曰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文也家氏曰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

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夫百官總已

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

之通喪汪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所以示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知矣

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汪氏曰非王出號令

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專也跋扈之臣

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

以春秋此義折之汪氏曰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

是專輒之極篡奪之萌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

康王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

分也自漢而來內臣則稱詔黜陟外臣則承制誅賞

人主亦不加罪甚而武三思矯詔殺五王李輔國矯

制廷上皇皆循襲而致然也跋扈之臣固不足責然

人君當慎於微而為久臣者當審處於嫌疑之間耳

夫人姜氏如齊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以為無父母蓋謂歸寧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女也汪氏曰齊昭公乃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

立已十有八年則出姜為昭公之女無疑矣○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穀梁

大也師衆也言周必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

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喪之辭也。何氏曰：惡文公不自往，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錄之以責內孫。氏曰：公子遂葬晉襄公，今葬襄王，魯皆使卿會，是天子諸侯可得而齊也。汪氏曰：譏魯君不親會葬，義見隱三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含賙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遺，不足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不葬而見略於經，則又甚矣。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劉氏曰：上云得臣如京師，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穀梁之說非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已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傳：甲以也。何氏曰：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夫人與君敵體。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示與君齊也。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某或

曰會，或曰如，眾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

見其罪也。文姜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齊者三，如齊師者一，如晉者二，皆淫姦之行，不

書至者，大倫泯滅，人欲肆行，不可以言至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

行矣。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可，

何父母在，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

不告為文公越禮，終長納幣，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

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音小君之重也。寧書至則

正其禮之重，以見其初之不正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

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

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行不至此至

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弑而去，十八年歸于齊是也。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

書夫人至賤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之體，既賤之於前，復正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與國君儼體，其出至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儼體，其出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也。而為姦，無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宋嘉季氏曰：錄叔姬之歸，紀者為歸于鄭，起也。錄夫  
人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臨川吳氏曰：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其得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詐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奚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  
病公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傳三月甲戌，晉人殺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

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杜預曰：梁益耳，嗣得不書，皆非卿也。

之夫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上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  
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罪而先都等下殺之，故書殺而不書國殺。箕鄭父之罪，晉自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先，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父之代為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人，以殺之而稱。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

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

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若晉

之故而延及于其遷怒而并殺之也衛

元而及公子瑕晉士燮及箕鄭父是也

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

鄭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燮累鄭父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曰晉君必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遂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按左氏范山楚大言於楚子曰晉君必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

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去賁而稱人晉宋衛

則趙盾華反化孔皆國卿也何以賤而稱人救而不

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不說而楚莊伯也晉主夏盟不

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楚患者十有五歲符無

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

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張氏曰楚自城濮

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乃現為

而大能中夏正當力撥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現為

常役而緩不及擊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

及於室皇朝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晉之市夷狄

之敏於躬身如此而趙盾乃失攘夷之幾春秋所以

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

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賤之志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

**附錄**

公孫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孫陳懼

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

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

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

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承天者則震而

不承諸侯夷狄變於此見諸侯變而象也天子大夫變而

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

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強楚內脅於強

亂也陽伏於陰不能出陰遁而不能承承於是有地震孔

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冬楚子使叔來聘叔

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冬楚子使叔來聘叔

臣始並見經云傳楚子越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

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傲者

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大夫也始有大

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梁傳楚無大

其來我衰之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

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

-5 284 35 920" data-label="Text">

使逐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

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叔聘其

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5 284 35 920" data-label="Text">

儀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樂上慢下暴者則謂之夷狄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賤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徐氏曰自孟之會楚復得人此稱楚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吳大王長子大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顯頊高陽之後見周之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成王封熊繹於楚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怒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

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

者乎

用夏駁駁乎列大國之上張氏曰伐鄭而聘魯

亦遠交近攻之意也王以曰然憚商臣負覆載不容

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錄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

索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荆楚來聘始書人次

書君臣繼書大夫之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

強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

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椒聘之

先滅江翦中國之與國滅六勦聖賢之裔賈伐鄭與

之平椒聘之後雖次厥貉而伐麇圍巢終文公之世

其患未及於中國則非因來聘而浸強矣然則經書

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於中華而進之

耳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矣廬陵李

氏曰秦自韓戰稱伯至般而狄之楚自孟會稱子至

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

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

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祿音遂左傳禮也諸侯相弔

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

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弗夫人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故曰衣被曰祿秦辟陋故不捕使秦慕諸夏欲通於魯故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來

謂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宋曰曰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妻僖公成風却

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論

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祿乎曰寵

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

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

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

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

禮以賤其父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為重聖

人垂誠之義明矣通故秦人歸祿以觀魯之情也夫

祿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

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不能用周禮也張氏曰

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祿於魯猶楚欲

圖北方而來聘也廬陵曰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

法與荆人來聘同趙氏曰按春秋之作以為經世

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但以無忘舊好則書非

聖人之意也左氏之說非也按僖公成風與

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祿兩人豈以子

居母上乎公羊之說非也馬氏曰曰成風以妾母

借稱夫人書葬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祿

以僖公之失禮也穀梁云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夫天王含則會葬皆備夫人之禮秦人豈能弗夫人

而少妾母為辭乎秦欲

與魯通好不應殺其禮

曹共公

項王十年 晉靈十四 昭十六 衛成十八 秦莊二十九 桓

二十 宋昭三 秦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仲魯之名大夫

也 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 莊公未也 與聞國政而

四十餘年間魯政 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秦取北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 去聲 梁

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 者狄之也 傳

無事 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

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

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 高氏曰無衣之詩 秦人刺其君好攻

戰亟用民而不悔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

矣 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程氏曰禮一失則為夷狄 秦

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

伯以見乎 矣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 自成庸以

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 自成庸以

也 南之勢也 楚子曰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是戰國

之末也 於國風 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

所以 也 意於秦也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

也 狄鄭又五十年而狄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

楚殺其大夫宜申 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我濮之殺王

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諸

官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聞宜申及仲歸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其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其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立辨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亦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閔雨也歷時而言不雨文不也有兩亦可無兩亦可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言歲之首必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蓋每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此歲備

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自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為闕文豈未深考耶○及蘇子盟于女栗周卿士王新立故也蘇子侯信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不書公諱與王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項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親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為魯諱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蘇子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微子尹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微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如高溪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欲難通若以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魯以微○冬狄侵宋國獨宋未爾自宋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音同貉音麥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  
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  
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風駕載緣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  
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  
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碎疆也敢愛死以亂官  
乎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

楚滅江六年事見四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為伐宋之  
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  
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  
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  
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夜而懼宋

方有狄難盖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

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

音其棄諸夏之惡也高氏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

未敢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皆僭首而聽命

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列特書曰楚子蔡侯

次于厥貉而後諸侯知之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

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

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旨

深矣高氏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

子於蔡侯之上者蔡為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

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

譏之又書其爵者亦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  
則不可言楚人矣高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  
而明年伐麋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強而  
中國之衰益甚矣高氏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  
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  
而不享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  
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

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也魯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鄭亦為善之矣次而伐者  
次厥貉伐鄭是也春秋以例推之則齊衛之次以伐晉亦  
為賤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  
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  
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於宋襄  
之時也

**宣王十有一年**晉靈五昭十七衛成十九魯莊三  
二十昭四穆十春楚子伐麇麇俱倫反公作圈楚始書

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襄陵許  
日楚大夫帥師亦出名氏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

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張氏曰楚侵伐書子益強盛  
也陳鄭之逃齊晉異矣杜氏曰麇小國近楚亦在

均州鄭**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郤去逆反筐

作匡此大夫特相會之也左傳叔仲惠伯會晉郤  
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曰九年陳鄭及楚

平十年宋聽楚命惠伯叔牙孫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  
縣西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卿亦不遣執  
攻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及却遠入方張之  
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  
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父于宋之會也  
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自文公之後大夫擅  
會外大夫五會郤缺承筐高固無妻荀首于穀士匄于  
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  
傳而特發傳於無妻之下不知其意若何  
**秋曹伯來**  
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朝**即位而來見也公子遂如宋  
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魯聘宋者以始於此年  
秋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秋之強盛  
也秋之強如此乃所以大滅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歸

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  
狄橋如富父終甥駟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  
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  
禦之而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  
是以門賞班使食其征謂之祁門晉之滅潞也獲橋  
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  
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鄭瞞由是遂亡齊魯一者之晉其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  
之魯者以孫得臣殺之則未其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  
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失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而曰敗何也言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  
而曰敗何也言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  
橫九斷其首而戰之眉見於賦然則何為不言獲也  
曰古者不重割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齊  
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其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齊  
國名防風之後  
燕姓鹹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安知其是長狄哉

赤狄曰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  
於長狄而獨不書哉高郵孫氏曰或者長狄為將其  
幹軀有以異於人故三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  
傳因之以生此語耶

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別以路氏甲氏留吁其  
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

後亦無所考矣七年狄侵我公使告于晉趙  
至是鄭瞞侵齊遂伐我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橋如  
春秋書以嘉之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

不與狄之於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  
今直云狄則舉狄軍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為內諱也  
按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無他義也○不言師師  
者將尊師少爾有向可疑哉



安於夫鍾國人弗狗

項王十有二年昭五春王正月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康六邾伯來奔昭五春王正月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君曰邾伯來奔不書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邾伯非無罪以隔之者其罪重不得名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見之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曰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喪身未即位以其出奔猶但稱名光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南侯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折何以書乎公羊之說亦非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以其即位日淺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或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奔也且魯但以此諸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侯逆之便謂之邾伯春秋又沒其專士叛君之罪反謂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之諸侯則何以言不登叛人哉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邾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晉侯今考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盟踐土止稱衛侯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安有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亦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苟以太子而稱爵則子般子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野之卒皆當書公薨而蔡世子有當書蔡侯矣春秋辨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名分之書若曰因其恃禮從而志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之則吳楚可以書王而不革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卒不言和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奔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十而嫁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叔姬卒不言和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在成八年再書置此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曰子叔姬左氏云祀桓公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嫁蓋適人則必係國此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云已許嫁于把把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文此說通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也昭六邾伯來奔昭七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群

巢書稱曹伯來朝則巢之建國父矣楚遂取之為屬邑

後為吳所滅曰日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

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

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秋滕子來朝

小國之無所庇類也曹文把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

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儒書秉禮之舊周公禽父

之澤猶為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

越再朝之期而不脩往覲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

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

數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

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

矣厚賄之以取致之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

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

惟說說善端言俾君子湯息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

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高氏曰前此

秦人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

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

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為令狐之

取驪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

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

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多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穿晉君之甲也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

河十二月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

襄躡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

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

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  
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  
更駢曰使若者見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  
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  
已亟故略之也晉書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  
云晉及晉書不書敗績交綏而退  
不大崩也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  
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  
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  
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  
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  
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

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賤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張氏曰秦晉贖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  
人書賤也秦書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穀梁  
李氏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  
詞穀梁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  
數哉穀梁之說非也公羊云焉為以水地河  
千里一西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若千里一曲悉可  
名之是三河之間無他  
地名直曰河曲而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作運後同左傳書時也

氏曰鄆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食亭食即鄆也  
以其遠隔外國故帥師城之穀梁曰帥師而城畏莒故  
也張氏曰鄆魯之東鄆莒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  
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  
爭端魯自此與莒有仇由鄆始盧曰成九年楚  
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合遂入鄆至  
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愬晉者即此至昭  
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  
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水經曰前此莒  
人請盟公孫敖如莒蒞明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

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  
邑已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鄭  
在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城非其制與兵以城尤  
城成郭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與此皆  
將兵而城一邑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郭啓陽皆二  
其煩民尤甚矣

五年十有二年昭靈七昭昭十九南成二十一  
昭昭十九南成二十一昭昭十九南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

附錄 晉侯使齊嘉嘉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  
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秦而不  
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為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此幣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請東人之能處夫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  
益於君不可海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  
適不用也既行魏朝賤之以策秦人歸其器其與者為  
劉適不用也既行魏朝賤之以策秦人歸其器其與者為

邾子蘧蒢卒 蘧其居反蒢丈君反穀作蘧蒢左傳邾文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若以利於君邾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苟利矣遷也命吉○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全與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意不同書陳文

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為炎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夏在中為災可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

備書三時不雨更○世室屋壞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

曰大旱則文繁矣



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為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世室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為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為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為大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大室裸彼文武廟亦有太室非大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致屋壞謂一廟之屋盡壞也若果大廟屋壞當書大廟今書太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唯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

**孔氏曰**王制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則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後世援例而立武宮煬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矣

**李氏曰**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考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

**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無公字臨川吳氏曰

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  
故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乘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選上

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蕞**  
蕞芳尾反

晉公還鄭伯會公于蕞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蕞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蕞故善之也

**梁氏曰**蕞鄭地鄭衛皆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也

如晉而來會蕞之會鄭伯因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故晉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李

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

**詳志**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

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叔仲惠伯  
會郤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杏葉而明年新  
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即同則輔伯之功魯亦不能  
無助於晉焉公羊以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  
也宣公之世衛侯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  
會公卒見辱此事以觀美惡見矣廬陵李氏曰晉非之  
會乃衛鄭不亡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鳴鴈載馳之賦  
其情可見矣○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鳴鴈載馳之賦  
畢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何為義乎  
申頃王六年崩于班  
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昭二十六年  
申頃王六年崩于班  
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昭二十六年  
申頃王六年崩于班  
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昭二十六年  
申頃王六年崩于班  
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昭二十六年

**至自晉**

是後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  
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霸益恭而益自尊矣  
附錄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  
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侯潘卒**

侯潘卒  
侯潘卒  
侯潘卒  
侯潘卒  
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上聲之也桓于幽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  
去夷即華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而宋公陳侯  
與之特書曰同與諸侯之同乎中國也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  
削而不書蓋怒之也蔡不與預盟果有背佩華即夷  
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  
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  
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鄭氏曰去冬衛  
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  
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賤而自見也  
盟會也許自文公圍之不暇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  
城之同同授諸侯于大夫也莊氏曰春秋惟新城難  
澤書公會諸侯下書某日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  
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志日于同盟之上以謹其瀆  
君臣之分也趙盾專政書日以謹其惡也

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函戰而楚侵強文  
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  
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諸侯之懼甚矣及於  
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  
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廬陵李氏  
曰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  
傳獨於新城斷道難澤平丘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  
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發傳者楚人轉盛  
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難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  
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臺成重丘亦其義也  
平立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立以下中國  
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附錄爾求之矣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宛  
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音佩左傳周內史叔服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  
死亂也何以書記異也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此斗有

北斗有

字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見而移斗有環域郭入其魁中天之三辰網紀星

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禁者所以

除舊布新也故置新之象邪者邪亂之氣狀如彗者掃

出日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星人君之象也

弗星亂臣之類言邪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

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

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春秋書字者三此年入此斗而此宋齊晉之弒昭

十七年享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京十三年享于

變愈極

蓋傷之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

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納者何

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

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

其餘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夫國壓之則未齊

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未吾

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也曷為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

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長穀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

勝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

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謂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也在易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其趙盾之謂矣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謂有怙終謂再犯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音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而

免於義而徒寔為而不免於賤曰不耻過作非僅得用賤陵貴用少陵長以力為之者哉聞義能徙故

為之諱內以諱為賤外以諱為善王者之事人臣專

之非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

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宣子曰執伯

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雖曰隱之而其罪亦甚矣

知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安也宣子曰

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

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宣子曰此條

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宣子明矣宣子曰此條

曰捷菑不言却者下知于知之文猶納于糾不言齊者上納衛世子蒯聩于戚者

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家廬戰黎及叔  
麋誘之遂殺闞克及公子燮初闞克囚于秦秦有殺  
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  
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  
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照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  
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  
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  
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傳齊大夫不  
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傳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狸唇仲遂卒于垂或

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  
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  
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  
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  
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齊人定懿公使  
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

累劣為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

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

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

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

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

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

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之成死者而賊生者也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  
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商  
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齊大夫八年卷八

春秋之例本以懲奸惡若未逾年之君被弑而不  
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  
立義而以弑君書皆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  
謙未逾年與成君異故誅商人為萬世戒  
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  
與筆削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君者夫子魯臣為國諱惡  
齊異而與他國事不同苟不成其為君則商人與他國  
異矣趙氏曰公羊云其言弑何已立之已弑之假  
如非已立之得不為君乎趙氏曰叔姬書子乃  
文公女左氏以叔姬為舍母夫文公即位才十四年  
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為君者哉齊昭公以  
僖二十八年即位長姬配昭公當在僖公末年時文  
公尚為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  
君為夫人者乎况文四年逆婦姜于齊蓋昭公之女也  
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也  
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為文公女者妄也

宋子哀來奔

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殺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殺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  
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杜氏曰貴其不食汗易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杜氏曰謂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不待其宋子哀有  
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  
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  
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  
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義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  
褒之孫氏曰子哀亦公弟叔勝之也自宋昭  
公在位終始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皆  
是獨子哀繫身而去不可稱大身孫氏曰自宋昭  
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  
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高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  
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但書子  
哀之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名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

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為此也  
以子哀為昭公之子若子糾子同之類然見父之危  
舍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為宋公疾子子姓哀名  
然諸國之臣未有以國姓為氏者當從子哀書字為  
是

###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

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姬爾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明單伯子叔姬

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不稱行人公羊

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伯已罪執之非為魯也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書至自齊乎公羊

云道滯也穀梁云私罪也皆非也張氏曰單伯自莊

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

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稱之也

春秋因其本稱而稱之若高子是也公穀云道滯乃齊之誣辭耳

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

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滯

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  
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  
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

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去聲於國而多聚士是以

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

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

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左氏曰統無罪書人

其君無罪則其臣當為之用而罪在上其君當討之

賊而臣為之用則罪在下而不在上矣齊人不以商

人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執鄰國之假

命卿與其君母則商人無責焉而罪齊國之人也假

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去聲其君與執其母

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

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左氏曰左氏言叔姬乃齊君母春秋

不受而執之爾竊詳事意齊舍年幻

之急欲求配君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歸

善姬歸當是九月之未至齊而舍已被弑姬無所從

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商人惡魯與舍為

昏因單伯來誑以曖昧之罪將以辱魯單

伯乃叔姬歸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昭八年康九昭八年康九春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春季文

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

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左氏曰

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

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左氏曰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華孫司馬華孫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瑒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

命於亞旅魯人為之敏左氏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

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

也

司馬主兵之官左氏曰司馬主戎馬之事軍稱華孫

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稱華孫

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  
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去聲載其承命亞  
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  
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家氏曰書華孫者著其為華  
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  
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  
矣禮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  
不言使自請之也  
求盟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家氏曰穆襄  
之族連歲為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  
夫人大樹黨與為篡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  
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  
言不以君命至此家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權皆  
在來盟之臣然屈完能服齊桓之義高子能定魯國  
之難聖人皆予之華耦專權結好於鄰國而不能免  
昭公於兇逆則罪也孟子曰所謂故  
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

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

魯通問曰宋自禧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之後未嘗與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非  
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  
皆從以為典禮也廬陵李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  
公閭亂以為典禮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  
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  
惟三是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  
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  
事宜能其官也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  
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  
之制也

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禮文公屢受小國之  
越四年而相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也  
朝而不報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見答也禮文公屢受小國之  
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按周禮諸侯通各以  
服數朝天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則須四面而往無  
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無相朝之限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也。飾棺寘諸堂。魯必取之。從之。

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善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

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能視。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

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魯帥。兄弟以哭之。他

年其也。季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替之。曰。將殺子。聞

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以愛我。聞我。將殺子。聞

將而。來也。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莊氏曰。據奔莒。從已氏

後重。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

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

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莊氏曰。大夫

以子以救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蔡

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易

曰。有子考無咎。則飾治而振起。不累其父。而可得

矣。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蔡氏曰。尚庶

言庶幾能掩其父之惡也。莊氏曰。不言來歸。蓋齊人

但送於竟。上而教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善

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命不曰齊人歸之。此夫人

受其喪。今安。教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

秋。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於春

而獲。救也。閔其子之考。一以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高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

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  
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  
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單伯至自齊伯請而赦之使  
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魯公傳大夫執  
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去于齊  
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姑救略異者無所書而

不尊王命謹臣禮也魯公傳曰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

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魯公傳

至自晉是也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

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

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魯公傳

春秋既不書其有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  
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異

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  
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

日君弱不可可以愈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

何至之日也其日河至之日也趙氏曰入而言伐其言伐

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斯有各矣凡

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

被也故書戊申入蔡而足知楚之不修所以服楚而暴

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則亦

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魯公傳

君弱不可可以愈修德以來蔡上之缺乃以兵伐而入其

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

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魯公傳晉文踐上于  
溫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貉蔡為罪首以附之郤  
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  
也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而後益見其無能為耳陳  
大夫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



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云若然當云戊申晉卻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不即聽命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氏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意○秋齊人侵我西鄙鄙遠之也其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貶而人之也齊之與師無名故曰侵○季孫行父如晉魯傳齊人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曰○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亳伯盟于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書書曰諸侯盟于亳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侯曰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為也

盟于亳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

以不序略之也曰諸侯言不足序列陳氏曰非一役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

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去聲說者以為略之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主界晉靈也春

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

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亳

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

也而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伯

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固有罪矣諸侯皆

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桓弑簡公

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從此略諸

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扶又不能也况於鄰

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秋以好生

惡殺為心獨至弑逆之賊必誅而不赦蓋亂常毀則

不果不誅則天理滅矣曰此年盟毫欲討齊而

之義改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

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專廢置其君而諸侯俯首以

聽命是亦篡弑之萌矣故晉大夫不書名氏說者當

此事而考之陳氏曰向也虐之盟趙盾為之則其不

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

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侯不見於春秋諸

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

曰無能為也趙氏曰左氏云凡諸侯會公不與則

不書按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

說非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

子叔姬公羊傳其言

兩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欲其免也趙氏曰執

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音

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趙氏曰出夫人者

命杞叔姬郊伯姬曰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正名別賢治不肖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

先君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存故謂之齊人來歸

明罪之在也曰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

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晉合諸侯盟于高

意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

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家氏曰父

女情之不容己者國君志討鄰賊亦義之不容己者

也况魯甥以弑殞魯女以執辱霸主不能計魯國所

常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

人弑舍之罪縱未能以商人為戮亦足以伸大義於

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文  
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  
在人閱姬而病魯也○公羊曰公羊云其言來何閱  
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為閱不加來何以為不閱此直  
來歸耳無強說也穀梁云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  
免也亦非也鄭伯姬來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  
子叔姬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西鄙音乎齊侯侵我

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此矣公羊傳郭者何恢郭  
也入郭書乎曰不書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  
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公羊傳曰魯盡禮於晉  
而不見侵弗恤曹魯禮於魯而彼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  
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高氏曰商人弒君自立  
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為君也故  
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肆其

曹非理甚矣凡伐不言入其郭者甚之也因魯而加  
兵於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以王禮事魯執辭也  
也齊侯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公羊傳曰齊魯之爭齊  
桓未伯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強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  
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強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  
而實晉伯之不振也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  
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  
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  
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  
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為之歟公羊傳曰公羊云  
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按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  
得詳其事非為其動我也公羊傳曰入郭始矣幾乎入矣  
豈得不書哉

二十有六年晉靈十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有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其言

及盟有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其言

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殺梁魯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趙氏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譏公不親往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霸主為渾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十年今齊之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計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及使商人得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曰公曰弗者遷辭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絕魯也六月公于遂及齊侯盟可知矣曰公曰齊許之會非絕魯也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仇諸侯之禮責魯而不盟也特以勢軋魯而魯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侮辱為耻也然平丘之盟則書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曰公曰齊侯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視朔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何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居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居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公羊子遂曰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復幾也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考或行而或廢也

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

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也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始於此歟

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謂也諸侯上稟天子之所

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謂也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謂也

侯既不稟命于天子而自立又不朝于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防廢此禮而不行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以為公有疾穀梁以為無疾今考四不視朔實在齊

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鄆立之前蓋公性怠惰又懼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聽政遂辭齊而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沿襲之弊以是為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為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幾其作備耳謂也

為無疾三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耳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立鄆音西

作菑立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立魯

傳復行父之盟也謂也

而強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為君可知矣見於近君宜哉謂也

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

我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  
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秋八  
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傳曰魯公母也毀泉臺傳曰泉臺自泉宮出  
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傳曰泉臺自泉宮出  
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向以書幾何幾爾築之幾毀之  
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傳曰魯公母也  
事貳事緩喪也文為多失道矣自  
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先祖為之非矣傳曰莊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  
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  
謹也故書傳曰魯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毀可謂勞矣傳曰魯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毀者全除之與  
墮異也先君為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  
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傳曰魯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傳曰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于卑  
也妄  
左氏記蛇妖春秋有異皆備書何故而闕之其說  
喪也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喪緩乎聲姜九月而葬  
君之所築者乎傳曰魯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尚曰毀之重葬且不敢問况以國君而勞民以毀先  
為莊公滅惡孝之大者夫孟獻子以其兄所為之  
所左氏記蛇妖春秋有異皆備書何故而闕之其說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傳曰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于卑  
立以侵楚於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高為  
將伐楚於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高為  
日不可我往寇亦能往不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執不其邑誰暇謀人也乃出師旬有五日日濮乃  
各往振其邑誰暇謀人也乃出師旬有五日日濮乃  
以逐之囚子揚愨三宿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  
以與之遇七遇皆北唯禪漁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具自初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  
從楚子盟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

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音高為于委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

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乘饑饉帥蠻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

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秦又聽服於楚矣夫

也書曰楚率秦巴以滅庸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

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殺之役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

乘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蓋珍異無

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

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驩為司徒蕩意諸

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曰滅請

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

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

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為大臣不如死盡以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  
之所欲弑也可知陳氏曰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

昭公之篇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  
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殤閔  
曰書人皆微者也國君無道微者得  
以殺之君之罪而又誅其臣子也君無道而弑之  
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去聲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  
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  
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  
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永嘉呂氏曰稱人以弑則其國人咸有罪焉  
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  
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商人亦齊人利商人  
之惠縱其弑舍而君之及邠歌間織弑懿公而國人  
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國之人皆有弑君之心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  
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

人其何居音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

矣高氏曰不書葬賊不討也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  
而見惟以眾言之則夫人則杵臼無道失眾之惡無自  
志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眾矣獨杵臼與齊商  
人莒密州稱人以弑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紂  
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  
不善意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  
此而輒為賊以弑之乎注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足以及君宋  
固不誣矣然左氏云公行則舉國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使襄夫人與鮑果有淫行則舉國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服而當國大臣安有順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誠  
信竊意昭公無道又失眾心故襄夫人密使人因眾  
惡而戮之既戮之而猶加以美謚則將掩其殺國君  
之惡也春秋惟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以著  
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  
祖母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未子綱目於後魏馬太后鳩顯祖直書曰太后弑其  
弑昭公之例也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



於孔父仇牧苟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  
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  
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亡之所謂匹夫匹婦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  
注氏曰意諸違亂出奔未幾而復反既不能引其君  
當道使免於難又格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  
不仁矣 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平 匡王十有七年 靈十一 齊懿三 衛成二十五 魯文  
公八年 鄭穆十八 曹文八 陳靈四 杞桓二  
十七 宋文公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  
恭康十一 文公鮑元年 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  
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計曰何故弑君猶  
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  
亂失天職也 故不卿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

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  
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 陳氏曰曷  
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  
討之何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人弑君則昭公書葬矣 大夫帥師稱名氏賤  
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舊傳曰孔子雖已告  
卿大夫之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  
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  
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  
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賤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公作聖 左傳云有齊難是必  
之母也 周禮曰 九月乃葬慢也 不稱信姜而別為之諡  
非禮也 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其母  
其怠於政事可知也 已 齊難既葬而有齊師耳 齊  
是以緩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

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請盟六月盟于穀高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

齊公出盟於此見鄭立之盟無益矣

之盟皆善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於盟

也明年商人戎師期使無中池之禍則矣至魯矣盟

豈足恃哉而曰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

矣齊商微而日益盛魯文甲而日益索皆得死之證商

惡貫盈宜

○諸侯會于扈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

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書九月蔡侯入於故邑

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

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

歸生佐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

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

朝于君往年正月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中焉朝于襄而再見于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絲維我小國則莫以過之矣

今大國曰爾未進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國也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齊侯伐

我北鄙

襄仲

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自齊桓之霸中國  
 久無篡弒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弒魯國無君又從  
 而安定之自是稟弒之禍接迹於中國魯赤者靈君  
 心故黨逆之賊而不問有實為之辭也其人必為  
 四國為會于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晉人兩  
 搜無以相遠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晉人兩  
 事未與書成宋亂並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  
 於稷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  
 異罪有輕重故也公曰二苞之  
 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  
**秋公至自穀**齊難書至自穀則不與苞之會而及齊盟殺苟免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王曰  
 明年齊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附錄**也○冬十月鄭大夫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  
 之語偷裁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高氏曰公已與齊  
 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王氏曰自商人之篡魯

德下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  
 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也紆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  
 其始則魯

十四年王十有八年晉靈十二齊懿四弒成二十六

康十二年卒莊二春主二月丁丑公薨于臺

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下曰尚無及期

惠伯令龜卜楚立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

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臺下非正也其曰臺下蓋又其焉高氏

或謂因隕而斃不能順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雖

莫考其詳然經書薨於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賤

矣廬氏曰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

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

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叔會晉侯尊王事伯之  
 禮皆失焉不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羸之變不  
 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  
 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

鄭立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亳以後  
十三年新成以前楚兩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  
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不為無益於晉靈之  
遂之救承筐之謀皆集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  
數年之間楚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  
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也行父  
兩告而後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明魯遂困於齊  
矣雖文公之論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  
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讓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家嗣我賊其亦莊公之傳哉○  
秦伯筮卒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  
爵為伯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夏五  
盟會康公歸祿始與曾通好至是遂書其卒  
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齊之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  
乃淫而刑之而使馭僕納閭職之妻而使馭僕納閭  
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職以朴扶職職怒歎曰人  
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  
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  
元公子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刑邴歆觸音之父而使馭僕納閭  
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  
書曰盜身自刑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而義各不同如閭職弑君不書盜而  
曰齊人須熟看傳文思聖人之意使  
弑君則書弑君夫人而能為春秋也而特變其詞以  
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  
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  
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  
是以能濟其惡天下晉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津忍其家而貸音於公有司  
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  
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覩面以為之臣而

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

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

而聖人善齊人弑其君者所以法本從州吁無知之例

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必

情定罪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以誅亂賊之黨弑

之漸所謂按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

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

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宜為賊此面稱臣而

君之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弑今

其君也况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則齊人乃

同惡之黨所以歎賊殺商人而特書齊人

戰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齊而略不畏忌如肆

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

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盜

書蓋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又殺之也朱子綱目於

湯前書太子廣弑帝後書字文化及弑其君廣蓋

法春秋書商人之以例耳此李存孝之反其義父而

報讎者所以見以從義而驟讓之不肯委質為臣而

稱於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

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使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

親魯許之叔仲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

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

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

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日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央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

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請立宣公得臣非介蓋並公子遂將殺適立庶而先聘齊以請故托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

每事一卿字遂將弑嗣君故二卿皆往罪不容諱也

即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外專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庸閣怠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故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定弑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日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甫

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毋務人曰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毋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子宰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弑也

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杜氏曰殺視不書賤之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其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繼世不忍故成之為在喪之君以弑罪罪宣公也

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

書卒不可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斥言也

弑子赤是也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

稱君而遇弑者不地

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聲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

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

父矣曰暈執隱公而伐鄭伐宋不誦公子慶父

從同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

之信曰繼世謂在喪稱子終事謂既葬不名情

子不名見禮文之尊敬惡惡謂不書誅亂臣討賊子

之義備矣曰不知重嫡庶之義故仲尼削之

事公子遂敬贏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

也自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

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所謂前有所讒而不見後有賊

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

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邪謀有公無務人之

忠言不能用以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

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

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彭生夫子作春秋

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為

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

伯不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

孟獻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於惠

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

殺與荀息異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仲為不道殺適立庶而過市曰天乎

謂之哀姜曰惡宣公也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有三人緩帶曰就賢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姓係號與妾媵不同書姜氏則知

其非見絕於先君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

罪曰言歸異於孫于邾者曰哀姜與而魯

國臣子殺適立庶敬贏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

罪不書而並見音現矣高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

無所依矣得氏曰文定於九年夫姜氏至自齊傳

曰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適庶之亂未有不自齊傳

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家

氏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

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頹伯政廢弛莫有

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為慨嘆矣左氏曰文

公已葬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弑而不容於魯

也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

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

矣此聖人厲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於是而知子

惡之所以弑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趙氏曰左氏

云出曰歸于其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

母之家非被出也若有罪見絀則

當云出歸于其不得但言歸也

**季孫行父如齊**得氏曰告宣公之立也趙氏曰遂

而知之也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

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公八年行父云使後我後適

立庶者仲也夫乃逐仲族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

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

不待人之誦而來計於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

父如齊於夫夫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君薨大

子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舍嫡庶庶臣之弑非國之

福也魯有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攻在季

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莒弑其君庶其公生太子

以行父為社稷臣設矣○莒弑其君庶其公生太子

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

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

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

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墮斂擣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平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  
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莫不時序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  
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  
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諸庸回服讒蒐隱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頑頊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  
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  
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  
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  
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謂之饕餮  
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  
餮投諸四裔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  
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  
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  
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也善大夫君無道也或問滕薛和莒事辭多簡竊疑  
官弑其君庶其辭弑其君比乃是彼國告辭既略國史  
亦略書之非如晉州蒲舉國欲弑之者又庶其比不見  
其大惡是或稱國或稱人○他事則略至於弑君則必記  
其所由故或稱國或稱人○他事則略至於弑君則必記  
因國入弑之則子弑其父也父雖無道書庶幾也○  
父可匿其罪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  
國以弑者一國臣民之衆無道書庶幾也○  
僕以弑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  
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之下  
以字當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左氏曰文定於襄三十一一年莒人弑君密州據  
趙氏以爲傳之誤大略與此相類讀著當互考  
附錄 亂十二月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  
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城以靖國人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A faint, rectangular table structure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It consists of a top horizontal line, a bottom horizontal line, and two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interior into three column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dark, and the table is mostly obscured by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mudge or stain that runs vertically dow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陽  
春  
集  
卷  
之  
一  
四  
六

